

刘虹 著

交易

红牌罚

权钱交易 钱色互换 生死博弈

一部 揭露 建筑领域 腐败与犯罪 的长篇小说



新疆人民出版社

权钱交易 钱色互换 生死博弈

交易

红牌罚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Ⅱ)红牌罚/刘虹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
(2007.8重印)

ISBN 978-7-228-07028-2

I. 红…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918 号

责任编辑 丁 璇

责任校对 小 江

封面设计 小 符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四川滨江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内 容

简NEIRONG介

这是一部全新的官场小说。在作者收放自如的笔尖下,该书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由官场纷争而发起的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又精雕细刻地叙写了因尘封多年的情感而引发的恩爱情仇。

城建局长,大权在握,工程、项目,想给谁便给谁。于是,漂亮女人,滚滚钱财,竞相追逐而来。肮脏的交易,完成了一桩又一桩,最终落得可悲下场;黑心老板,奸诈狡猾,玩弄阴谋,层出不穷。送金钱,送美色,人性泯灭,竟将自己的女人送到了局长床上演绎了一出荒唐滑稽的人间闹剧;歹毒妇人,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灵魂堕落,生活腐朽,暗夜密谋,杀人灭口,机关算尽,反倒害了卿卿性命;聪明女孩,自幼不知父者谁,千里寻亲,千般苦痛,万般磨难,稚嫩的肩膀能否承担?更有疾恶如仇,正气冲云霄,唱响一段智取贪官的英雄颂歌。

小说故事紧凑,悬念丛生,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

第一章

山凹，别墅横嵌，其形如兽，虎视着城下。

云生西北，雾涌东南，云雾交媾，向四周弥漫开去。

傍晚时分，月芽儿刚爬上南山，一辆黑色轿车在别墅前嘎然停下。大门未关，昭示是受约而来，不一会儿，从轿车里走出一位五十开外，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男子用手略微整理了一下被风吹散乱了的长发，左手拎动的黑色公文包在疏月下有如星辰坠地，闪闪地亮，他抬头向楼上仰望。

“……你呀！总算来了……”一个身着深色连衣裙妖气十足的女人，从二楼白色花岗石砌筑的阳台上探出头颅，她浑身上下煽起一阵放浪，抑

或是等久了的缘故，她一边嘴里叽哩咕噜抱怨，一边搔首弄姿个不停。

男子兴奋地朝她点点头，亮晃晃的双眼像长了钩子似的，直直望着她，巴不得把她从阳台上钩下来……

晚风从树林边涌过来，竹叶“沙、沙、沙”作响。别墅内的圆形游泳池在月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风撩挠着水面，像扑腾着的小鱼儿。

“唐哥，你愣着干嘛？还不进屋？”黑衣女人问。

“啊！今晚月色多美呀！”被唤着唐哥的男子伸开双臂在空中划了个半圆，仰望着阳台上那飘飘浮浮的女人，高声说：“巧妹，劳累一天，猛然来到这静静的郊外。面对这凉风、月夜、湖面、美人，真进入了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种意境”

男子一动不动望着那黑衣女人。黑衣女人是他心中的黑玫瑰。

黑玫瑰两眼闪烁着异彩，四目相对片刻，她从楼上飞一样小跑下来。

游泳池。

喧腾的拍水声，掩盖了四周虫子的啁啾，像雌鱼产仔时拍击的声音，一阵迭起，又一阵迭落。

顺江市城建局长唐久治搂着丰满白皙的黑玫瑰在圆形游泳池里嬉戏。

在建筑施工队干过灰工而后当局长的唐久治，像耍弄手中的砖刀、耍弄自己那辆奥迪车一样尽兴折腾。

他伸出宽大肥胖有力的手掌在她滑溜溜的身上抚摸，吻着她白嫩的颈项亲昵低语。

黑玫瑰眯着凤眼，瘫倒在他结实宽大的胸膛上，她一边发出醉人的呻吟，一边缓缓扭过脸来，伸出嫩红嫩红的舌尖，搜寻他茸茸结实有力泛红的胸膛，直到被他滚烫湿热的大嘴唇猛地吸住。

他一口一口吞咽从她舌尖分泌出来的甜丝丝粘稠的唾液——据说爱情人的唾液能治神经官能症。还是在许多年前，唐久治就患上了这种病，也听说了治这种病的“秘方”，那时，他虽知道“秘方”却无从寻找到“药”

物,最近几年,寻找到这种“药物”已不再有难处,因此,他像吸毒者一样,在治疗旧疾时养成了吞食女人唾液的奇特嗜好。在倦意和愁醉中迷朦的唐久治拼命吮食着女人口中的分泌物,平常应付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脑子整天嗡嗡作响,神经得不到好的休息,吮吸她的唾液于性爱于健体有多大的益处呀!

她发出快乐而痛苦的呻吟:“哎哟,哎哟……”

水花飞溅,池水波涌不息。

唐久治撩开眼前的水珠,温情脉脉地注视着一脸水花的黑玫瑰。

他咧嘴一笑用手指指她的泳装。

“嗯……不吗……”她搔动水光粼粼的身子吮吸着他的耳垂撒娇纵欢。

月光把她丰腴而柔韧的身子照得一片洁白,他把她搂着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月儿明明白白升到中天。草丛里的纺织娘知知地唤个不停。古槐树上的猫头鹰扑闪着有力的翅膀把树梢摇得直晃。

她背靠在他的胸膛上,左手反过去勾住了他的脖子,右手在自己的小腹处来回抚摸。她微闭着眼,风情万种地将两片薄唇在他右边脸上来回不停地吻着。在她秀美的唇舌的爱抚之下,他感觉到心里有团火正慢慢地、慢慢地燃烧起来。他一把将她的身子转了过来,让她面对他。此时,她面若桃红,两只微睁的媚眼含情脉脉地望着对他。她用双手环住他的脖子,低下头来,张开嘴吻住了他那两片厚唇。他极力地配合着她张开嘴,于是,她的香舌便是蛇般滑进了他的嘴里。舌头一进入他嘴里,他便合住两片厚唇,用力地吸吮着那香舌。当她的香舌进入他的嘴里后,他便将丰腴的胸脯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那两只饱满的玉乳身不由己地扁扁地被夹在他们中间,它们恨不得找缝隙要钻进他的身体里似的左冲右突着。她不停地疯狂地磨压着他,两条玉腿在主人的吩咐下,也很快地加入进来,以平生最大的力气紧紧地夹着他,让他想逃也逃不掉。他从她舌下挣脱出来,往后移了移身子,将左手伸进了她的泳衣里,轻车熟路地将

她的一只玉乳捉在了手心里，他轻轻地，反复地捏着。他用右手将她泳衣的肩带拉了下来，她的玉乳便兔子一般地蹦了出来。他低下头去，就用唇含住了那粒可口的葡萄儿，他小心地含着它，用舌头小心地把玩着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弄化了它们似的。她早已褪去了泳衣，浑身上下像着了火似的，熊熊地燃烧着。她稍稍移动了一下身子，一把抓住他那活儿后，再向其压下去。他那活儿早已挺立如杆，在她压向他的一刹那刺进了她的身体。她止不住地大叫了一声，然后便生猛地运动了起来。一阵酣战，他早已一泻千里，可她却不想就此罢休，仍在他身上不停地动作。

“哦，我受不了！”唐久治喘着粗气，一把将她推开，溅起的水浪把游泳池旁的青草打湿了一大片。

唐久治仰躺在保姆早已准备好的沙滩椅上品尝着刚从冰柜拿出来的柠檬汁儿。黑玫瑰游兴未尽，她飘浮在水面上，让月光抚摸她燥热未褪的全身。

“巧梅，上来吧！”唐久治情意绵绵地说。

被唤做巧梅的黑玫瑰温顺地从水里爬上来。

唐久治殷勤地把一件乳黄色的浴巾披在她滑溜溜的身上，顺势在她小腹上一拧，她“呀”地一声，直骂讨厌。

一杯浓浓的樱桃汁端到她的嘴边，他另一只手轻轻给她揉背。

巧梅娇媚地一瞥，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冷，抱抱我。”她软绵绵地倒在他的怀里。

一阵凉风从树梢刮过来，巧梅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我们回屋吧。”

两人回到屋内相拥着躺进宽大而柔软的大床里。紫色落地窗帷把玻璃嵌装的一堵墙体遮罩着，从窗外渗入的淡淡月色给洁白的意大利真丝床罩蒙上一层淡蓝，中华红天然花岗石地板与吊顶的赤、橙、黄、蓝交相辉映，使幻彩墙壁上镀金雕塑的美人浣衣图抹上一层迷朦的光辉。考究的奶黄色墙纸上变幻有致的图案使房子充满浪漫的情调，居室与阳台联在一起，微风过来可以平望游泳池粼粼的波光。整个居室以暖色为主调，半

圆形屋顶把人带人一个崭新的天地。

黑玫瑰对这屋里屋外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屋里的一切均是按她的意愿布置的。一切都那么熟悉，而一切又都那么陌生。陌生的缘由在于这别墅的主人——男主人不再是自己那个愁头愁脑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是仪表堂堂，声名鹤起，在顺江城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城建局长唐久治。

功于心计，十分善于算计利益得失，平衡权力砝码的唐久治是不会过于表示出对房地产开发老板金大山的感激之情的，稍微拨动心中的算盘，金大山在自己手中赚了多少钱？一栋房子又值多少？最令唐久治开心的还在于金大山乖乖地将其老婆“输”给了自己，那可是个肉嘟嘟粉嫩嫩的小肉儿，小肉儿呀！那可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她是顺江城有名的交际花，顺江城上层社会几乎一半的人都认识她。

“巧梅，这段时间情况进展怎样？”唐久治用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轻轻问。

“想起正事了？我以为你兴奋昏了头呢。”

“巧梅，我已为这次竞选准备很久很久了，省里在顺江市搞试点，公开选拔市长，这对已五十开外的我来说，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上面的事我已万事俱备……现在就全看你的‘东风’了……”

“哎哟吔，我的唐哥，你堂堂一局之长，管辖十几万大军，单靠我，真吓煞我也！”黑玫瑰卖关子，撅起嘴儿一脸不快。

“在我唐某人的心中，手下那帮人十之八九乃酒囊饭袋，他们脑子里整天想的啥，我都清楚，这么重要的事，我是不敢轻易让外人去操办的。”唐久治吸了一口粗大的雪茄，庄重地说。

“你看不起你的手下？”

“不过话得说回来，干工作，做面子上的活儿真离不开这些人，他们是社会的基石吗，但是，要参与竞选，要在社会各界去宣传、煽动……就非你尤巧梅莫属了。”他伸出大拇指在她身上一擦，她呵地尖叫起来。

“去你的！你坏！老不正经！”她啐了一口。

“巧梅呀，在我唐某人心目中，你尤大小姐的能量强过一千人一万个人啦，比我手下那帮人强多了，强十倍、百倍……”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你的事我会不放在心上吗？”黑玫瑰瞟了一眼痴迷地看着唐久治，在烟缸里抖了抖烟灰。

“我知道，知道。歌里唱得好，妹妹爱哥把身许，哥哥爱妹把命抛，愿我们……两……口儿拧成一股绳，为我们既定的宏伟目标冲刺吧！”

“告诉你吧，唐哥，我已在东城、西城、北城做了大量工作，上至局长、主任、书记，下至一般街道清洁工，我都给他们宣传你如何如何为民请命，为民谋福，我还给了他们不同程度的不同方式的好处……我已在每个城区物色了十个有较好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极强的人作此事的骨干呢。”尤巧梅点上一支女式香烟。

“好，太好了！”唐久治翻身下床，倒了两杯进口法国葡萄酒，端在床前。

“唐哥，不过……”尤巧梅红嘴吸了一口香烟。

“巧妹尽管直说。”

“事成之后，我给他们许的愿，你可要兑现哟！”尤巧梅端着酒杯睁着明亮的眸子一动不动注视着他。

唐久治用力适度碰了一下她的杯子爽快地说：“事成之后，这座城市的家，你当一半！”

“好！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口说无凭！”

“拿纸笔来！”

“不用，我已录在磁带上。”黑玫瑰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只微型录音机在唐久治面前轻轻一晃。

“你！……”唐久治惊讶地瞪大双眼。

唐久治拒绝了机关事务处的几次分房，理由是机关老同志多，尽量把

条件好一点的居室让给老同志。他自己挤进房产公司开发的一处城郊住宅。住宅是平房,外观十分简朴,只是宽阔的占地和四周高高的围墙昭示出住房主人的实力。

一个周末之夜,当漆黑的夜晚把人罩得面目不分的时候,三三两两的黑影在远处下了车,步行来到这座平房,轻轻敲响门铃,不一会儿,门轻轻打开,这些人鱼贯而入。

平房的地下室里。一个用大青石雕砌的圆形石桌摆在屋子的正中。桌上面嵌着一块五颜六色的花岗石桌面。靠墙边的木桌上已摆满了水果、饮料、香烟、啤酒。黑色拼木地板被屋顶的日光灯照得油油发亮。四个落坐者的旁边摆着四口深色密码箱。唐久治局长脱下那件常在办公室穿的米黄色茄克衫,换上一件紧贴身子的法国名牌梦特娇,饱满结实的胸脯绷得胀鼓鼓的,以显示男人的力量。他一进地下密室一改白天温和慈善的面容,面孔冷峻,脸部肌肉抽搐着,两眼闪着咄咄逼人的寒光,使前来的三位客人恭谦地点头哈腰不停。

唐久治点上一支雪茄,在正中的位置坐下,他摔一摔手中欲灭的火柴说:“各位,今晚怎么个玩法?”

沉默。

顺江城著名房产公司经理金大山说:“看唐大哥的。”

兴盛建筑公司副经理贺军附和道:“对,对,看唐大哥的。”

私营建筑包工头黑老三说:“客听主便,小弟全赖大哥一句话!”

唐久治之妻柳延珠破门而入,走到唐久治的身边耳语几句,唐久治大咧咧尾随妻子走出了密室。

身材修长,模样英俊的贺军打开一瓶矿泉水咕咕噜噜喝了几口对金大山说:“金哥,最近手气怎么样?”

愁头愁脑,白胖无须,全身像一个胀了气的气球似的金大山,张开他那张嘴角直往上翘的臭哄哄的嘴回答说:“不行啊,老弟,这段日子手气忒臭,已输了二十几万了。”

长得又粗又黑,满嘴胡须的黑老三待金大山一开口。便干咳两声,从

包里掏出香烟，一个人独自点燃大口吸着大声骂道：“牛×的，活该！谁叫你他妈的自作下贱，连兄弟我也陪你出血！”

“黑哥，小点声。你老兄这么说就不够意思了。”贺军轻声指责黑老三，他朝密室的门口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黑哥，金大哥一番苦心，你应该理解呀，若那个项目到手，还缺你我兄弟的好处？区区牌桌子扔几个钱还不是九牛一毛？”

“×！你们怕姓唐的，老子不怕……”黑老三狠狠地嚷道。

金大山慌忙将黑老三的嘴堵住，忙向门口看了一眼，在他耳边悄悄说：“黑鬼，你也快四十了，怎么这么易冲动，你不怕他，钞票也不会怕你的！想想，他手中每年握有几千万上亿的项目，他不在手指缝松一下，有我的开发任务，你能包到工程？还有……”

“别，别罗嗦！”黑老三伸手把他的脸推开一些。厌恶地说：“离远点，你那臭嘴，昨晚不知又乱啃了女人的啥脊晃……好臭哦！”

“嘿，嘿，嘿。”贺军裂开嘴直笑。

金大山白胖的脸庞泛起一阵红潮，忙用手搔搔脑袋以掩饰眼前的尴尬。

金大山是顺江市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他幼年丧父失母，在一个极其偏僻贫穷的山乡吃百家饭长大。到他满十八岁那年，已长成了一个文秀静气的小伙子，自此，苦去甘来，公社书记的女儿爱上了他。很快，他当上了民办教师，与书记的千金完了婚，又被保送到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深造镀金。金大山除爱动脑子读书学习外，特别擅长审时度势察颜观色，很能讨上级的欢心，领导把管全营军需物资买进卖出的重要事务全权交予他办理，他也领会到了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比信任更深层次的东西。俗话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一个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打算呢？金大山利用采购权力，认识了地方上一个握有实权者之女——一个因风骚离了婚的少妇，两人一拍即合，相识恨晚，几个回合下来，便钻进寡妇的热被窝做成了好事。金大山的恣意妄为惹怒了已是县纪委书记的岳父，一纸告状信，他被勒令退伍。他狠狠地

一咬牙也退掉了家乡的老婆，与寡妇尤巧梅结合在一起。靠尤巧梅及其亲属的鼎力相助，金大山担任了房产公司经理。金大山也没有辜负巧梅的一片深情，勤学苦干，积极开拓，强化管理，把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完成了一栋又一栋商品房的开发，堪称顺江市建设行业的一匹黑马。随着地位的变迁，金钱不断的丰厚，他已不满足黑玫瑰那熟悉的面孔了，他开始走出圈子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猎艳偷欢。

丈夫整夜整夜不回家，可急坏了春心荡漾的黑玫瑰。她想到从前夫妻恩爱的情景，想到了这些年来对这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憨头憨脑家伙的全力支持，想到他人一阔就不念旧情，生性好强的黑玫瑰在家里又哭又闹。

包工头黑老三派老婆去宽慰尤巧梅。

“巧梅，你我都是过来人，还这么天真幼稚，你当你是十八岁的纯情少女？”

黑玫瑰低泣不语。

黑老三老婆提高音调说：“现在啥时代了，那臭男人在外面撒野乱来，我们这些做女人的就只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狗屁！我当着我那黑鬼宣布了的，他狗日的如在外面养一个婊子，老娘就敢公开在家里养两个小白脸！”黑玫瑰破涕为笑。

“哈哈，你别说，我这一招还挺灵的，那狗日的黑鬼最近规矩多了，每晚11点准时乖乖地爬到老娘的床上来……”

黑玫瑰忍不住咧开嘴又哈哈大笑起来，白皙的脸上泛起一阵又一阵春潮。

黑玫瑰去洗手间梳洗打扮一番回到客厅。黑老三老婆端起主人为她准备的饮料饮了一口。

“哎，说实话，我倒不怎么挂念那个死鬼，只是一个人在家太寂寞……”黑玫瑰叹道。

“你能耐住寂寞？别跟我绕圈圈，我不知你……的个性，哈哈……”



“去你的，老不正经。”黑玫瑰满脸通红嗔怒地推了她一把。

黑老三的老婆凑近她耳边低声说：“我带你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去玩。”

“舞厅、夜总会、美容院？”

黑老三之妻摇摇头。

“听说，最近市里开了家贵妇人桑拿中心，是不是去哪里？”黑玫瑰好奇地问。

黑老三之妻仍摇摇头。

“别卖关子好不好？假正经！”

“你……按捺不住了？”

“哈哈……骚狐狸……”

“去你的……”

黑玫瑰在唐久治的密室里与多情的城建局长一见如故。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体格雄健的唐久治不仅满足了她如火如荼的情欲，而且熨贴了她的虚荣心，她芳心大悦。

看见妻子容光焕发，一天一个模样，特别注重衣着发饰，金大山明显感觉到这段日子巧梅的变化，与当初初恋时的兴奋差不多远。金大山知道，女人往往因爱才变得美丽！这小蹄子一定红杏出了墙。他不动声色，明查暗访，得知自己的妻子与堂堂的城建局长打得火热，他心里像虫子在爬一样难堪、恼怒。他压抑住不满。经过短暂的心里调剂，金大山白胖白胖光溜溜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他张大嘴大呼出几口郁闷在胸中的浊气，顿觉豁然开朗，眼前一片明媚阳光。金大山在女人面前的慷慨和温情在小范围内是有名的，连他法定的妻子尤巧梅也不得不承认他温柔多情，因而，一天缠着他，要他的女人不少于十个，他尽管身体挺棒，但毕竟快40岁的人了，实在对这些“嗷嗷待哺”的多情女性没有招架之功……黑玫瑰心有所依，不来打扰也是一件省心的事。金大山在屋里转了转，心想，你唐久治不能白占便宜。顺江市城南的拆旧建新总投资达3.8亿元，

许多开发商早已垂涎欲滴。正愁找不到突破的呢，而巧梅的两片嘴的功夫，眼看就要钓到一条大鱼了，金大山满意地笑了。

兴盛建筑公司主管业务的副经理贺军，私营包工头黑老三也想在城南改建中捞他一把。他自知凭自己的实力啃不动，须有一家大公司作后盾，于是，金大山的一串缀，二人欣然应允。生性耿直的黑老三跟唐久治打交道已不是三两天了，他厌恶唐久治的虚伪与圆滑，他曾与比唐久治更大的官打过交道，感到大官比他爽快多了。但迫于金大山的压力，成掣成掣金钱的诱惑，他按捺住暴烈的性子。堆起笑脸和金大山一样，想方设法讨唐久治的欢心，为了那成掣成掣的钞票，他巴不得把屁股都送上。

贺军是国营建筑公司的业务副经理，公司不景气，市场竞争又那么激烈，公司党、政主要领导给他下达了硬任务，每年承揽不到 5000 万工程任务，业务经理就不能当了。贺军心急火燎紧跟金老板不放，权当救命稻草。

一袋烟的工夫，唐久治才摇晃着肥硕的脑袋，一步一摇地走到石桌旁的首席坐下。

“各位兄弟，商量好了么？打麻将，还是诈金花？”唐久治中气十足地问。

“诈金花吧。诈金花爽快，更能展示男人的胆略与气魄！”黑老三抢先说。

“怎么样？”唐久治环顾一下金大山和贺军。

贺军说：“同意。”

金大山说：“可以，诈金花输赢大，来得快，去得猛，过瘾！”

“好！痛快！咱们今晚哥几个痛痛快快玩他几把！”唐久治最后决定今晚诈金花。

密室的电灯熄灭，换上光线稍暗的蜡烛，落地式窗帘把门窗紧紧罩住。每个赌客打开皮箱，齐刷刷一张不少地清点出 20 万现金，桌面上顿时码满成山的百元大钞。整个屋子静得出奇，在烟雾迷朦中斗智斗勇斗



时斗运,地下室显得紧张、庄重而神秘莫测。谁是这场决战的赢家?谁也不知,谁似乎又都明白……

赌博的规模:每人每牌 500 元作底,2000 元封顶,头家必吊。

上个周末,金大山略施伎俩,三人联手,赢了唐久治 3 万元。唐久治像斗红了眼的公鸡,不到周末就开始打电话召集队伍。金大山太了解唐久治了,这是个个性极强的家伙,凡事只能赢不能输,而且精明过人,喜打硬仗,不喜吃软蛋。金大山自然得给他提供展示他才华与风采的机会!所以上个周末故意赢了他 3 万元。

开牌不到一小时,唐久治面前如山的钞票已去了一只角。他急躁不安起来,嘴里一个劲骂娘,骂老子。

金大山心里一阵冷笑。贺军把桌上的赢的一摞现钞收到自己的面前。每人又开始下 500 元作底,贺军给每人发了三张扑克,头家唐久治狠狠往桌上扔进 500 元开吊。其他三人跟,唐久治又调进 500 元,黑老三、金大山、贺毫不示弱继续跟调 500 元。几轮下来桌面上已有 20000 的现金,大家仍不看牌。唐久治绷紧脸庞,双眼闪着怒火,狠狠地说:

“操他娘的!老子就不信手手吊不起个金胖子 11000 元!”

金大山一愣,第一个翻起牌看是一对老 K,这牌是有希望赢的,但他故意叹息一声怨牌点子小便把扑克埋了。贺军、黑老三与唐久治继续 1000 元、1500 元狂吊,后来三人均看牌,又 2000 元、2000 元跟了七八手,最后黑老三以一对 7 刚好胜过唐久治的一对 6。

唐久治嗷嗷大叫:“他妈的!今天他妈的怎么这么倒霉,手手当亚军,给别人献菜哟!”

唐久治翻了翻皮箱,20 万现金只剩下 6 万元了。

“唐大哥,这几天怕是交桃花运了,身子沾阴气太多,手气差了,要不改天再玩?”黑老三调侃地而又假装讨好地说。

“啥桃花运,还不是那个黑……”唐久治忙刹住话头,瞟了一眼旁若无事的金大山,吁了一口长气语调强硬:“输就输吧,今天我要输个痛快,看你龟儿几个家伙怎么从我家里把钱拿出去!”

“唐大哥说哪里去了。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庄家换着坐，开牌才一会儿，谁能断得了输赢？说不定呀，最后三归一也不算啥稀奇！”贺军见唐久治发怒忙宽慰他。

金大山马上插话：“贺军兄弟说得对，开牌才几个小时呢，今晚咱们陪唐局长玩个通宵。”他抬手看看表语气柔和地说：“唐大哥，时间还早，休息一会儿再来？”

唐久治那双贼亮的眼珠子转了转说：“好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喝点饮料再干。”

金大山刚吸完一支香烟，手机响了，是巧梅打来的，埋怨他为什么快半夜了还不回家，说几天没见他人影了。金大山忙陪笑脸说在唐局长家喝酒聊天，巧梅不信，说唐局长为什么不邀请她。金大山便把手机交给唐久治，然后自个儿向厕所走去。

唐久治一听到尤巧梅那婉转甜润的嗓音，一下子精神振奋，两眼生辉，面颊泛红，语气也十分柔和亲切，只差没叫出宝贝心肝这些肉麻的词了。

贺军一杯接一杯喝饮料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黑老三阴沉着脸低头大口大口吸烟。

金大山上厕所半天才归。

唐久治一声拜拜，依依不舍地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巧梅呀，真是个好妹子，心多慈善呀，知我输了。还一个劲地给我打气呢，就凭她的一番心意，我唐某人今晚不抖抖威风，不打败你几个龟儿子，我他妈是小娘养的！”

金大山第一个鼓掌，贺军、黑老三忙附和着：“佩服，佩服！久闻唐大哥义气豪侠，胆量过人，能与你这样的人物交手一赌，今生有幸，今生有幸呀！”

唐久治大呵一声：“发牌！”

金大山仿佛看见猎物正向网中闯来。他趁人不备，在扑克A的背后用手指甲划了两道痕印，四个A均划了痕印，只要金大山微略注意便能